




传记经典之作
记录马尔克斯的精彩与传奇

马尔克斯 的一生

[英] 杰拉德·马丁 | 著 陈静妍 | 译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 LIF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传记经典之作
记录马尔克斯的精彩与传奇

马尔克斯的一生

[英] 杰拉德·马丁 | 著 陈静妍 | 译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 LIF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GABRIEL GARCIA MARQUEZ: A LIFE by GERALD MARTIN
Copyright: © 2008 BY GERALD MART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YING TE SONG CULTURE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尔克斯的一生 / (英)杰拉德·马丁著; 陈静妍译. 一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5
ISBN 978-7-5461-1784-3

I. ①马… II. ①杰… ②陈… III. ①马尔克斯,
G. G. —传记 IV. ①K837. 75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0371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1211930

马尔克斯的一生 [英]杰拉德·马丁 著 陈静妍 译

出版人: 左克诚 策划: 英特颂 封面设计: 熊俊
责任编辑: 余玲 张月阳 特约编辑: 李若愚 张丽川 责任印刷: 李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营销部电话: 021-56550055
印 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电 话: 021-56550779

开本: 700×980 1/16 印张: 29.25 字数: 550千字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1784-3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为第三世界最有名的作家，也是文学形式“魔幻现实主义”的最佳代表，这种写作风格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小说家之间颇受欢迎，萨尔曼·鲁西迪便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许是拉丁美洲文学界有史以来最受尊崇、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小说家；在这个公认名作难求的时代，过去40年来，他在欧洲及美国“第一世界”的地位无人能及。

的确，若是检视20世纪的小说家，我们发现目前评论家公认的“伟大”作家皆来自前半世纪（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伍尔夫）；然而，20世纪后半部分也许只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真正地成就一致公认的伟大作品。他的杰作《百年孤独》于1967年出版，出现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转折之际，也许是1950年到2000年之间，唯一不分国籍、文化而受到广大欢迎的作品。在这方面，就主题（概括地说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接受度而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全球性”的小说，一点也不为过。

在其他方面，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鲜有的现象。他是一位严肃但受到一般大众欢迎的作家，正如狄更斯、雨果或海明威，不但作品广受欢迎，知名程度直逼运动员、音乐家或电影明星。1982年获奖时，他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拉丁美洲，自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发明“马贡多”之后，他就变得家喻户晓，大家都亲昵地叫他“贾布”，如同无声电影时代的“查理”或足球界的“贝利”。他虽然是20世纪拉丁美洲最知名的四五位人物之一，却来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小镇，不到十万的人口大多是文盲，镇上没有铺路也没有下水道，而且这里的地名“阿拉卡塔卡”（也就是“马贡多”）也只会让第一次听到的人发笑（虽然听起来像咒语“阿布拉卡达布拉”而使人们心生好奇）。来自拉丁美洲的著名作家很少有出身如此小镇的背景，然而，他们在文学上和政治上也少有他如此深入的投入与了解。

如今，加西亚·马尔克斯名利双收，在五个国家的光鲜地段置有七个家。最近几十年来，他得以要求（或更经常地拒绝）半小时5万美元的受访费；他也得以选择任何报纸发表文章，收取高额稿费。正如莎士比亚，他的作品标题如鬼魅般出现在世

世界各地的报纸头条上（“一百个小时的孤独”、“预知灾难纪事”、“家长制的没落”、“爱在金钱蔓延时”）。他大半辈子的时间都被迫面对、忍受惊人的知名程度。有钱、有名、有权的人都希望得到他的青睐和友谊——弗朗索瓦·密特朗、菲利普·冈萨雷斯、比尔·克林顿、近几任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总统，以及其他名人。然而，虽然他在文学上和财富上如此的成功，他一生仍然信奉左派革新主义，捍卫对其有利的主张，并致力于进步的基业，包括成立具影响力的新闻、电影学院。三十多年来，他和另一位政治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亲密友谊也不断引起争议与批评。

我花了17年的时间撰写这本传记。有别于早期每个人所告诉我的（你永远见不到他，就算见到他也不会合作），我在开始着手的几个月内就见到了我的主角，虽然不能说他很热衷（“你为什么想写传记？传记代表死亡”），但他很友善、亲切、包容。的确，每次我问道自己所写的这本传记是否算得到认可，总是得到一样的答案：“不，这不是经过认可的传记，只是经过默认的传记。”不过令我感到意外和感激的是，200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告诉世界媒体我是他的“正式”传记作者。也许，这也使我成为他唯一正式授权的传记作者！这真是一项非比寻常的殊荣。

众所皆知，传记作者和传记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但我非常幸运。他是一位专业记者，也是专业作家，熟悉如何把别人的人生故事用在自己的小说里；就这一点而言，轮到他成为被写的对象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可说是相当的容忍。1990年12月，我首次在哈瓦那见到他时，他说他答应我的请求，只有一个条件：“做好你的工作。”我想，他会同意我没让他代劳我的分内工作，我需要他的协助时，他也伸出援手回应。为了撰写这本传记，我进行了大约三百场的访问，许多参与的人已不在人世；然而，我知道若不是“贾布”暗示我“没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菲利普·冈萨雷斯可能不会接受访问。如今他总算可以读到这本书了，我希望他仍然觉得我没问题。他始终不愿意给我每个传记作者梦寐以求的“掏心掏肺”，因为这样的互动“不适宜”；然而过去十七年来，我们在不同时间、地点、私下和公开场合的相处，加起来相当于一个月的时间；我相信他告诉我一些少有他人知道的事。然而，他从来未曾试图以任何方法影响我，而且，他总是以天生记者的职业道德与犬儒主义说：“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你写什么我就是什么。”

这本传记的研究以西班牙文进行，所阅读的资料也是西班牙文，大多数的访问也是以西班牙语进行，却以英文写成、出版（虽然西语翻译于2009年出版）。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传记，特别是第一本完整的传记，应该由传记对象的同胞撰写，对于祖国和对象本身了如指掌，能够理解每次沟通之中最细微的神韵。但我的情形并非如此（除此之外，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国际知名人物，不只是一位哥伦比亚知名人物），如同他本人听到我的名字被提起时，也许曾经不那么诚心地叹息：“嗯，我猜每个有自尊的作家都该有个英文传记作者。”我怀疑，在他眼中我唯一的优点是我一直以来表现出的明显的对他所出生的拉丁美洲热爱，并为之倾倒。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中所有重要的时刻，他都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整理这些版本并不容易。如同马克·吐温一般，他喜欢编造故事，更喜欢吹牛，他也喜欢故事有令人满意的收尾，尤其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同时，他也非常喜欢开玩笑，反学术、非常偏爱神秘、明目张胆的离间，正好让记者或教授失去线索。这是他称为“格兰德大娘主义”的一部分（稍后再补充，目前也许可以小心的译成“戏谑”）。就算你可以确定某些特定的轶闻来自某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你还是没办法写成某个特定的故事，因为你会发现，他人生中大多数知名的故事他都说过好几个版本，每一种版本都有某些真实的元素在内。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这种渲染的狂热，而且也很乐意受到感染（不过是我自己的生活，希望不是这本书）。对于我总是不屈不挠、准备好只有应付疯狗和英国人才会使用的调查伎俩，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族总是印象深刻。因此，我觉得无法抹杀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散播、显然相信的神话，乃至于我（显然是我狂热的特质）曾经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坐在阿拉卡塔卡广场的长凳上，只为了“感受”我的传记对象知名出生地的氛围。

经过这么多年，难以想象这本书终于完成了，而我在此写着前言。许多疲倦不堪、比我更杰出的传记作者认为，投资如此苦劳的时间和精力根本划不来，只有傻瓜和头脑不清楚的人才会开始这样工作，也许以为有可能与伟大、优秀或仅是有名的人物交谈、得到认同，我也许同意这样的结论。然而，若是有哪一位对象值得投入人生四分之一的时光，无疑地非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寻常的人生与事业莫属。

杰拉德·马丁 2008年7月

注：我累积了超过两千页、六千个注解时，终于了解到自己永远不可能完成这本书。因此，读者所见到的是一本更长传记的缩略版；如果时间许可的话，我打算过几年再出版这几近完成的完整版。不过，理智告诉我应该暂时停下这庞大的工作，趁这位已年过八十的传记对象还能够阅读此书时先把累积的资料写成简短、相对紧凑的故事。

目 录

前 言 / 01

序 曲 卑微的出身 1800—1899 / 001

第一部 家乡：哥伦比亚 1899—1955 / 007

第一章：关于上校以及注定失败的事业 1899—1927 / 009

第二章：阿拉卡塔卡的家 1927—1928 / 021

第三章：牵着外公的手 1929—1937 / 031

第四章：学校的日子：巴兰基亚、苏克雷、锡帕基拉 1938—1946 / 043

第五章：大学生活与波哥大大暴动 1947—1948 / 064

第六章：回到海岸区：卡特赫纳的实习记者 1948—1949 / 075

第七章：巴兰基亚、书商和波希米亚团体 1950—1953 / 087

第八章：回到波哥大：王牌记者 1954—1955 / 110

第二部 旅居海外：欧洲及拉丁美洲 1955—1967 / 123

第九章：探索欧洲：罗马 1955 / 125

第十章：饥寒交迫的巴黎时期：波希米亚人 1956—1957 / 133

第十一章：铁幕之内：冷战时期的东欧 1957 / 149

第十二章：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格兰德大娘”的诞生 1958—1959 / 159

第十三章：古巴革命及美国 1959—1961 / 176

第十四章：逃避墨西哥 1961—1964 / 184

第十五章：魔术师麦逵迪：《百年孤独》 1965—1966 / 201

第十六章：终于到来的名气 1966—1967 / 212

第三部 见多识广：名人与政治 1967—2005 / 221

第十七章：巴塞罗那和拉丁美洲风潮：在文学与政治之间 1967—1970 / 223

第十八章：孤独的作家缓慢地写着：《家长的没落》与大千世界 1971—1975 / 236

第十九章：智利和古巴：加西亚·马尔克斯选择革命 1973—1979 / 253

第二十章：回归文学：《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以及诺贝尔奖 1980—1982 / 272

第二十一章：声名大噪以及番石榴飘香：《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2—1985 / 294

第二十二章：以官方历史为背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玻利瓦尔《迷宫中的将军》
1986—1989 / 309

第二十三章：回到马贡多？历史变故的消息 1990—1996 / 327

第二十四章：七十岁及之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录及忧伤妓女 1996—2005 / 349

后 记 永垂不朽——新的塞万提斯 2006—2007 / 371

注 / 377

序 曲

卑微的出身

1800—1899

时间是1930年代初期，场景是哥伦比亚北部的热带海岸地区，一个炎热得令人喘不过气的早晨，一位年轻女性坐在联合水果公司的火车上，凝视着窗外一排又一排的香蕉园，随着阳光的变化由闪闪发光而变得逐渐朦胧。她所搭乘的蒸汽火车从加勒比海的港口城市巴兰基亚出发，一路上被蚊子围攻，这夜车越过西安纳加大沼泽，此时正经由香蕉区前往内陆小镇阿拉卡塔卡。许多年前在这里，她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长子加夫列尔留给年迈的父母。除了加夫列尔之外，此时的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伊瓜朗·加西亚还有三个小孩。当时，她的先生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带着她离开此处前往巴兰基亚，把小贾布留给外公和外婆照顾，他们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西亚上校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马尔克斯，这是路易莎·圣地亚加那之后第一次回到阿拉卡塔卡。马尔克斯上校自世纪初苦涩的千日战争中退役，毕生忠贞拥护哥伦比亚自由党，后来担任阿拉卡塔卡当地市政机关的出纳局长。

对于路易莎·圣地亚加和英俊的加西亚的恋情，上校和特兰基利娜夫人相当愤怒地反对。他不只是个穷小子、外地人，而且还是私生子、混血儿，也许最糟的是，加西亚热情支持令人厌恶的保守党。他遇见路易莎这位城里最适婚的年轻女子时，才当了没几天的报务员。路易莎的父母把她送出城，寄宿亲戚家近一年的时间，希望借此浇熄她对这位充满魅力的外地人疯狂的迷恋，但终究失败了。至于加西亚，如果他以为和上校女儿的婚姻会让自己发财，那么，结果令他失望；虽然想尽办法安排在这地区的首府圣玛尔塔举行婚礼，但新娘的父母仍拒绝出席，他也丢了阿拉卡塔卡的工作。

望着车窗外时，路易莎在想些什么？也许，她早已忘记这段旅程有多么不舒服，她在回想着度过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大宅院吗？大家对她的出现会有什么反应？她的双亲、她的阿姨、姑姑、两个许久没有见到的孩子：最大的小贾布，还有如今也和外公外婆同住的妹妹玛格丽妲。经过小香蕉园马贡多时，火车发出汽笛声，让她

想起自己的童年。几分钟后，阿拉卡塔卡映入眼帘，在阴影下等待的是她的上校父亲……他会如何迎接她？

没有人知道他说了什么，不过，我们非常清楚接下来所发生的事。¹回到老上校的家，大屋里的女性帮小贾布做好准备，迎接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她到了，你的母亲到了，小贾布，她到了，你的母亲。你有听到火车的声音吗？”附近的火车站再度传来汽笛声。

后来，小贾布说自己并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她在他有任何记忆之前就离开了。如果现在她对他有什么意义，那是外公外婆从来没有解释过的缺席、一种焦虑、好像有什么事不对劲，也许有问题的是他。外公在哪里？外公总是把一切说得很清楚，但外公此刻并不在家。

接着，小贾布听到他们进到房子的另一头，一位阿姨牵起他的手，一切都如梦境一般：“你妈妈到了。”阿姨说。他跟着进去，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位不认识的女士站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背对着关上百叶窗的窗户。她是位美丽的女士，头戴草帽、身上的宽松洋装长袖及腕。她在中午的热气中沉重地呼吸着，他则充满陌生的迷惑，因为他喜欢这位女士的外表，却马上了解到自己并没有像他们所告诉他的，以他应该爱母亲的方式爱着她，也不像他爱自己的外公外婆那样的方式，甚至不像他爱自己的姑姑阿姨一般。

那位女士说：“你不来拥抱一下你的母亲吗？”她把他拉向自己，拥他入怀。她有一种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味道，母亲离开时他还不到一岁，如今他已经快七岁了。只有现在，因为她的归来，他才明白了一件事：母亲离开过他。对此，小贾布永远无法释怀，最重要的也许不是因为他始终无法面对这份感觉，不过与此也相去不远。接着很快地，她再度离开了他。

1905年7月25日，上校任性的女儿、小贾布的母亲路易莎·圣地亚加出生于小镇巴兰卡斯，位处内华达山脉以东，遥远的瓜希拉和山区省份帕迪拉之间。²路易莎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属溃败陆军的一员，在哥伦比亚内战“千日战争”（1899—1902）中被保守党击溃的自由党。

1864年2月7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西亚出生于哥伦比亚北大西洋岸的里欧阿查，此处阳光普照、海洋气味浓厚、满布灰尘，是这片未开化地区小小的首府，也是令人敬畏的瓜希拉印第安人的家乡，从殖民时期到现今都是走私毒品的避难所。关于马尔克斯早期的生活所知甚少，仅知他只有小学教育程度，却能充分发挥所学；曾经有一阵子被送往西部和表妹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一起住在埃尔卡门德尔·玻利瓦尔市，位于雄伟的殖民城市卡塔赫纳的南部。这对表兄妹在此处由外婆何瑟法·法兰希丝卡·维达抚养长大。后来，尼古拉斯花了几年时间游历了整个海岸区之后，法兰希丝卡加入他的家族，住在他家，终身未嫁。尼古拉斯在卡玛罗内斯住过一段时间，位于距离里欧阿查

约十五英里的瓜希拉沿岸。传说当时早熟的他参与过一场或一场以上19世纪时哥伦比亚经常发生的内战，他在十七岁时回到里欧阿查，在父亲尼古拉斯·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兹的监督下成为银匠，这是传统的家族事业。尼古拉斯虽然完成了小学教育，但他的工艺家族无法负担他继续接受教育。

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强的生产力：回到瓜希拉的两年内，这位恣意而为的少年旅人就已成为两名私生子的父亲——在哥伦比亚称为“自然的孩子”——何塞·马利亚出生于1882年，卡洛斯·阿贝尔托出生于1884年。³他们的母亲是里欧阿查性格古怪的未婚妇女阿塔葛拉西亚·韦德伯朗奎兹，来自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保守党家族，比尼古拉斯年长许多，我们并不清楚尼古拉斯为何没有娶她。两个儿子都跟母亲的姓，都养育成坚定的天主教徒和保守派，但尼古拉斯却是热情的自由派。直到最近为止，哥伦比亚的传统向来是孩子接受父母的政治立场，但这两个孩子并不是由尼古拉斯所抚养长大，而是由母亲那边的家庭。因此在千日战争里，两个儿子都对抗自由派，也就是他们的父亲。

就在卡洛斯·阿贝尔托出生后一年，二十一岁的尼古拉斯娶了一位年纪相当的妻子，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她出生于1863年7月5日，同样来自里欧阿查。虽然特兰基利娜也是私生女，她的姓氏却来自当地两个主要的保守党家族。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都明显可见是欧洲白种人家族的后裔，尼古拉斯这个无可救药的猎艳高手则流连于不同种族、肤色的女性之间，不过不论在家还是出外，基本上还是维持这种由浅到深的肤色阶级。许多事最好先作保留。

因此，我们开始摸索着回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最知名小说《百年孤独》的读者所熟悉的晦暗家谱迷宫。在书里，他故意不提供提示以助读者理清家族关系：通常只用名字（而非姓氏），而且重复好几代到夸张的程度。对读者而言，这也成为本书不言而喻的挑战，但无疑也复制了作者所经历的迷惑和焦虑及孩童时期试着解开的纠结不清的家族传说，及其历史架构。

以尼古拉斯为例，他出生时是私生子，不是由父母养育，而是由外婆抚养长大。当然，在一个以旁系家族巩固安全的边塞社会里，这是很寻常的事。如我们所见，他在二十岁前就已经有了两个私生子，这一点也很平常。在那之后，他马上娶了特兰基利娜，她和阿塔葛拉西亚一样来自比他高的社会阶层，虽然为了门户平衡，但她也是私生女，而且还是他的表姐，这一点在哥伦比亚也稀松平常。即使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有所改变，拉丁美洲仍然维持这样的习俗，但如同私生子一般仍然带有污名。这对夫妻的祖母是同一人，胡安妮塔·埃尔南德兹，她在1820年代从西班牙来到哥伦比亚。尼古拉斯来自她原先的家庭，特兰基利娜则是她和外遇的后代，发生在她守寡之后，和一个比她小十岁、在里欧阿查出生的欧洲移民后裔。结果只过了两代，胡安妮塔的两个孙辈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西亚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科特斯这对表姐弟也在里欧阿查结婚。虽然他们的姓氏并不相同，不过，他的父亲和她的母亲都是胆大敢

为的胡安妮塔的小孩，互为同母异父的兄妹，却是事实。你永远不确定自己结婚的对象究竟是谁，这样的罪恶也许会带来诅咒，或是更糟糕的，如同《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所害怕的，生出一个带着猪尾巴的小孩，至此绝子绝孙。

不用说，除了身为私生子，更不可避免的笼罩着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的乱伦的阴影，也为两人之间的关系增加了更黑暗的一面。后来，尼古拉斯在婚后又生了更多，也许十来个私生子。然而，他却生活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社会，这个社会有着所有的传统社会阶层以及势利眼，最底层的是黑人或印第安人（当然，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可敬的家庭愿意和他们扯上关系，虽然在哥伦比亚几乎所有的家庭，包括最上层社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关系）。这样混乱的族群混合和阶层使得私生子成为轻而易举之事，然而，通往上层社会却只有一条又直又窄的路。许多年后小婴儿加西亚·马尔克斯成长的社会也是同样的令人感到困惑和虚伪。

就在他和特兰基利娜·伊瓜兰结婚不久之后，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离开怀孕中的她——以家族家长的观点，这总是离开女人最好的方式——在当时仍属哥伦比亚一部分的巴拿马待了几个月，和舅舅何塞·马利亚·梅西亚·维达尔一起工作。在那里，他和似乎是一生至爱的女子，美丽的伊莎贝尔·卢伊兹生了一个私生女玛丽亚·葛列高利亚·卢伊兹。然后，他的第一个婚生子胡安·迪欧斯出生之后，他才在1886年回到瓜希拉。‘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还有两名婚生子女：玛格丽妲出生于1889年，路易莎·圣地亚加在1905年7月出生于巴兰卡斯，虽然因为觉得自己有难言之隐，她一直到死前不久都坚持自己也是在里欧阿查出生的，本文稍后提及。她也嫁了一个非婚生的丈夫，最后生了一个婚生子加夫列尔·何塞·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论不伦关系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受到如何幽默调侃的待遇，非婚生关系在书中如此多的着墨，其来有自。

尼古拉斯的非婚生子女并没有在内战中惨死，如同上校最喜欢的外孙后来在小说中幻想的（总共有十七个私生子）⁵。比如说，莎拉·诺利耶卡是尼古拉斯和班恰·诺利耶卡的“自然”女儿，以“那个班恰·诺利耶卡”为人所知，后来和葛列高里欧·班尼拉结婚，住在丰达西翁，就在阿拉卡塔卡的下一个火车站。1993年，我在巴兰卡斯见到她的孙女艾莉妲·诺利耶卡，镇上只有她还拥有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所设计的小金鱼。安娜·里欧斯是阿森妮雅·卡利尤的女儿，在1917年和尼古拉斯的侄子以及关系密切的工作伙伴欧亨尼奥·里欧斯结婚（他和法兰希丝卡·西莫多希雅·梅西亚有亲戚关系，也和尼古拉斯住在一起），安娜·里欧斯说莎拉和路易莎长得很像，“皮肤如花瓣一样迷人”，“她大约在1988年左右去世。艾斯特班·卡利尤和艾尔维菴·卡利尤是莎拉·曼努耶拉·卡利尤的非婚生双胞胎。根据安娜·里欧斯所言，艾尔维菴是小贾布的“巴阿姨”，和尼古拉斯一起住在阿拉卡塔卡，临终前住在卡塔赫纳，在那里，与她差很多岁的同父异母姐妹路易莎·圣地亚加“收留她，并料理她的后事”。根据另一项资料，尼古拉斯·高梅兹是亚蜜利亚·高梅兹和乌巴

诺·索拉诺的儿子，和莎拉·诺利耶卡一样住在丰达西翁。

结果，尼古拉斯最大的儿子，非婚生的何塞·马利亚·韦德伯朗奎兹是所有孩子中最成功的一个：战争英雄、政治人物、历史学家。他年纪轻轻就娶了曼努耶拉·莫雷乌，生了一子五女。其中一个女儿玛歌的儿子是何塞·路易斯·迪亚斯·葛拉那多斯，也是作家。⁷

早在他成为上校之前，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就从不毛的海岸首府里欧阿查搬到巴兰卡斯，也怀着成为地主的野心，看上巴兰卡斯附近的丘陵地既便宜又肥沃。（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这些事的陈述不是很可靠，说尼古拉斯的父亲留了一些那里的土地给他。）很快的，在山坡上一块所谓牧场的地方，他从朋友手上买了一片农场，以当地的果树命名为“乡下佬”。马尔克斯开始种植甘蔗，用家用蒸馏器酿出粗酿的朗姆酒，称为“奇连奇”（私自蒸馏的烈酒）。如同其他地主一般，他应该有非法贩卖这些烈酒。后来，他在兰切利亚河畔买了另一座较接近镇上的农场，由于不论从哪一边走过去都必须越过河水，他称之为“海峡”。他在那里种植烟草、玉米、甘蔗、大豆、丝兰、咖啡和香蕉。这座农场如今依然存在，只是有一半已经废弃，建筑物倾塌，有些不见了，不过，一株芒果树仍然如同挥霍一空的家族标旗般的耸立着，整个热带景观充满了忧郁和怀旧的气息。也许，这个回忆起的影像只是游客的想象，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尔克斯上校离开巴兰卡斯的时候并不是太光荣，这片阴云至今仍笼罩着整个社区。然而，早在这发生之前，战争阴霾早已笼罩着呆坐着的上校。

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公更不为人知的，是他父亲早年的生活。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于1901年12月1日出生于玻利瓦尔的辛瑟，此地比大沼泽还要偏僻，甚至比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内战中活跃建立名声的马格达莱纳河还要偏远。加西亚的曾祖父显然叫佩德罗·加西亚·高登，据说在19世纪早期出生于马德里。加西亚·高登如何或为何来到新格拉纳达总督区，不得而知，也不知道他和谁结婚。然而，1834年，他在玻利瓦尔的开米托（现属苏克雷省）有一个儿子，叫阿米纳达·加西亚。根据莉西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阿米纳达和三个不同的女子“结婚”，生下三个小孩，接着又成为“鳏夫”。他认识了比他小二十一岁的玛丽亚·安赫列斯·帕特尼那·布斯塔曼特，玛丽亚1855年出生于辛瑟列霍，他们也生下三个小孩，埃利塞尔、海梅和阿尔赫米拉。他们虽然没有结婚，阿米纳达仍接纳承认他的孩子，让他们跟他的姓。小女孩阿尔赫米拉·加西亚·帕特尼那于1887年9月出生于开米托，也就是她父亲的出生地。她十四岁就成为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的母亲，因此是我们的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祖母。⁸

阿尔赫米拉的一生多半在牧牛镇辛瑟度过。她是西班牙文化里所称“众人的女人”：高挑、如雕像般优美、皮肤白皙。她一生未婚，但和几名男性有过几段感情，和其中三人生下了七名非婚生子，特别是其中一名贝哈拉诺（她的孩子都跟她姓加西亚）。但她的第一个情人是加夫列尔·马丁尼兹·贾里多，当时已经是名教

师，也是保守派地主的继承人，但古怪到精神错乱的程度，几乎花光自己继承的财产。¹⁰他在阿尔赫米拉十三岁的时候就诱惑她，不幸的是，当时加夫列尔·马丁尼兹·贾里多已经娶了同在辛瑟出生的罗莎·梅萨，他们育有五个婚生子女，没有一个叫加夫列尔。

因此，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一生都以加夫列尔·埃利西奥·加西亚的名字，而非加夫列尔·埃利西奥·马丁尼兹·加西亚的名字闯荡。¹¹任何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几乎可都以马上想到他是非婚生子。不过在1920年代后期，加夫列尔·埃利西奥摆脱了这些不利的处境。当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战争中得到军衔，成为“上校”之时，加夫列尔·埃利西奥这位自学的自然疗法医师也开始把“医生”加在自己的姓名前：马尔克斯上校和加西亚医师。

第一部

家乡：哥伦比亚

1899—1955

第一章

关于上校以及注定失败的事业

1899—1927

欧洲人发现拉丁美洲已经五百年，然而对于此处的居民而言，拉丁美洲似乎令他们非常的失望，仿佛她的命运已经被哥伦布这位“伟大的船长”所决定，他误打误撞地发现了新大陆，误名为“印度”，在16世纪初苦涩而幻灭地死去。又甚或拉丁美洲的命运是由“伟大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所决定，他在19世纪初期结束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却因为新近解放地区不团结，苦涩地认为“起而革命的人乘风破浪”，最后绝望地死去。更接近近代的是埃内斯托，他是20世纪最浪漫的革命象征，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牺牲，这一切只是更加肯定了一个想法：拉丁美洲仍是未知的大陆，仍然是属于未来的土地，是浮夸梦想和悲惨失败的家园。¹

早在格瓦拉的名字闻名世界之前，在一个哥伦比亚的小镇上，一个小男孩就听着他的外公讲述持续了一千日的战争。20世纪初期，以波士顿为总部的联合水果公司选择在此种植香蕉时，历史也曾有过短暂的闪光。故事结束时，这个小男孩也经历了战败者苦涩的孤独、过去年代的光荣之举，以及如鬼魅般英雄和恶棍的故事。这些故事让小男孩知道，正义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正义并不总是代表胜利，故事中占据许多男女心思的理想也许会失败，甚至从地球上消失。除非他们忍受存活下来的回忆，并活下来诉说这些故事。

自西班牙独立70年后的19世纪末期，共和体制的哥伦比亚只有不到五百万的人口，但掌控它的是也许仅有三千人的大农场地主精英，大部分是政治人物和商人，也有许多律师、作家或文法学家，这也就是首都波哥大为何被称为“南美洲的雅典”之故。19世纪有超过二十起全国性和地方性战争使哥伦比亚遭受重创，其中，千日战争是最后一场，也是最惨烈的一战，由自由党对抗保守党，中央派对抗联邦派，布尔乔亚对抗地主，首都对抗地区。在大多数的其他国家，19世纪由自由党或其相似政党赢得历史地位，然而在哥伦比亚，保守党至1930年代仍然保持优势，自由党于1930到1946年之间短暂的居于主导地位，但保守党于1946年再度执政，直到1950年代中期，至